

《難忘恩師》

3E18 王景揚

「咚—咚—咚！」高跟鞋的碎步聲回盪在走廊上。透過靠近走廊的窗戶上，我勉強看清她的樣子，就像我還依稀記得她的模樣。突然，她的臉轉向我這邊，面容已然十分模糊，但她的眼神……我回想起來還是噤若寒蟬。

「咔嚓！」門把轉了一下，老師把門打開，走到黑板前，吹了吹被北風吹得凌亂的頭髮。「咚！」風飛快地向門口逃去，順便把門帶上，發出沉悶的響聲。這是我的視線才慢慢轉移到老師身上。穿著老式紗織連衣裙，耳朵上戴著金耳環，手上海戴著玉手鐲，成了她的標配，面色看上去紅潤飽滿，還有一個高挺的鼻梁，眼下隱隱可以看到眼袋和眼角的老年斑，整體看上去像個四十年代的「老上海」，頗有大家風範的氣質。

「大家好！我叫黎少鈴，是你們今學年的班主任……」老師說到一半，台下的學生早已經躁動起來，開始七嘴八舌起來。但很快，台下瞬間鴉雀無聲。回頭看去，只見老師的眼神中帶著明顯的銳氣，想是用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架著我們的脖子，讓我們如坐針氈。生怕成為第一個被罵的幸運兒。

老師平時講課的時候，瘦小的身軀卻發出洪亮的聲音，咬字清晰，談吐溫婉賢淑，斯文有禮。平時上課的氣氛很好，同學都很積極，問題都是搶著回答。但成績還是沒有起色，大考時甚至一半都「掛科」。派卷時，老師沒有責罵，眼神好像還在思考著什麼。我們本以為老師不會追究。結果第二天，我很清楚記得那天是星期六。那時我正懶洋洋地躺在床上，突然媽媽怒氣衝衝地衝進我的房間，「老師打電話跟我說下星期每人送一本習題給你們，每天她會親自批改，到時你下次再不及格就她就真的不會管你們了！」我那時候人瞬間呆住，頓時間，心裡對老師充滿了無數的感激。

我所在的班級，是被其他老師「放養」的一批學生，沒人願意在我們身上花時間，就是學校的一群野孩子，我們對自己早已沒了信心，而這通電話就像撕破黑夜的一雙大手，親口告訴我們是有人管的孩子。

在無數個日夜以後，我所有科目的成績終於都拉到了合格線以上；但是老師眼神裡的菱角已被磨平，頭上的青絲也變得花白，人像老了十幾歲，早已沒了當初的紅潤飽滿，看上去更蒼老了。

寫這篇作文的時候，我一時不知道要怎麼寫對老師的敬佩。在我小學畢業不久後才得知她批改我們習作是通宵批改，她真的就像一根蠟燭，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。但她這個歲數的人熬夜，就像是拿自己的健康當燃料，照亮我們，為我們的未來鋪路。

我記得她跟我說過一句話：「要把人生中對你有意義的事刻在心中，其他的都丟掉，這樣人才會活得幸福。」我想當我垂垂老矣之時，老師的身影還刻在我的心中，成為我人生中的一道光彩。